

【文学研究】

论杜甫的数字入诗

赵平分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杜甫诗中数字不仅是他“诗史”的构建材料,而且是他“诗史”的重要支撑。杜甫的数字入诗,从时空的组合反映了他沉郁顿挫的风格,有独特的修辞作用,是其诗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体现。

关键词:杜甫;数字入诗;时空组合;沉郁风格;诗史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2-0091-05

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角度来看,数字似乎是枯燥乏味的。其实不然,优秀诗人的笔就仿佛是童话中一根可以使沙漠涌出绿洲的魔杖,那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数量词,在它们的驱遣之下却可以产生丰富隽永的诗情。古希腊数学家普洛克拉斯有一句名言:“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数字看似抽象枯燥,实际上是化平淡为神奇,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大家都知道,杜甫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的数字入诗,自然也是经过精雕细琢的。本文就从杜甫诗中数字的使用来管窥其诗歌的无穷魅力。

一、杜甫诗中数字的运用

杜甫诗中对数字的运用,有实有虚,虚实相间,运用得得心应手。

1. 精确数字的运用

数字表达精确,是不争的事实。精确的数字,在杜甫的诗中成了构建他诗史的材料,体现了诗中所表现的历史真实。在杜甫的诗中,有许多用到精确的数字的诗句,如《北征》是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写的,共140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写的陈情表,是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自己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文中诗句均引自仇兆鳌《杜诗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诗的一开头用准确数字交代了背景,安史大乱之时,神州到处狼藉。朝廷需要增加兵力打击乱贼,“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4万余人来至凤翔。这两句正是说明这一事实,用精确的数字入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企盼和平稳定的情绪和愿望。

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紧接着又发生蜀中大乱。这样两次战乱加起来就有十个年头。杜甫在成都诗中多次说过“十年”战乱,如《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数字“十年”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诗人不胜哀伤,概括了诗人哀凉的晚年,甚至可以说是后半生的遭遇。《冬狩行》:“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释闷》:“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天边行》:“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北风》:“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宿府》:“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用数字来记录,极其真实地表达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和人们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总之,这类精确的数字入诗能将客观的“事”与诗人主观的“情”有机地结合,从而激发读者的感官体验,使之一下子融入了诗人创设的氛围,在内心深处唤起相应的情感,去感受诗人的创作心境和诗本身的涵义,甚至创造性地品味作品审美情感,激起情感层次上的共鸣。

收稿日期:2011-09-04

作者简介:赵平分(1965-),男,河北任丘人,文学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古典文献学。

2. 虚指的数字及其运用

杜甫诗中数字的运用并未停留在纪实性的层面上,而是对现实的深层加工,是经过一番苦心、精心经营的。“诗史”之誉,不仅有大量的宇宙时空的描述,更有其艺术构思。不只作“史”,而且注重“诗”的一面,注重诗言情的特性,而成为诗史。杜甫诗中的数字,并不只是为了表达得准确,而更是为了表达得深刻,使数字表达由精确向模糊转化,因而产生了语义的模糊性。虚数以其不确切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更能突出气势之大意境之美,虽浅浅道出,但实有无穷的言外之意,质朴的数字透露出深永的韵味和意趣。杜甫诗中的虚数分两种情况:

一是用数词连用来表示虚指。

杜甫的数字入诗,常以两个数字连用的方式来表示虚指,模糊数字在诗中出现更能生动地描述迷离的景象和表述深邃的思想,为读者开创了一个广袤无垠的想象和审美的空间。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人美好的愿望通过“千万”这两个数字连用凸现出来。其中数字“千万”作为极数的使用,犹如冲天的豪气和一把尖利的锋刃直指那丑恶而肮脏的统治阶级,意境陡然开阔,对此,刘熙载《艺概》是这样评论的:“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少陵尝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意耶?”^[4]说的既有对文章模糊意境的理解,也有间接对模糊数字的概括。

《与朱山人》一诗:“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两句中两次用到连用数字,这在杜甫诗中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如此,才更加生动地刻画了朱山人的幽居清闲生活,语言朴素生动。

《水槛遣心》是一首田园诗,此诗写傍晚时分所见到的微风细雨中的景象,表现了环境的清幽美好和诗人闲适宁静的心情及其对大自然的热爱。诗中“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两句对照实是数字的对比,通过数字的运用,更加突出了此地的清幽、宁静。

《负薪行》:“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无夫家。”“十犹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表现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辛勤劳作,不但要供养家人生活,还要受苛捐杂税和重负。其中连用的数字“四十五”、“八九”,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数字连用之妙,以模糊的约数描述情景,带来的是对那种难以言传的情感进行“模糊”感受,再凭借读者联想、理解、领悟等思维活动,不断丰富情感的意蕴,最终,在读者内心深处产生的却是更深刻更明晰的感受。可以说,约数在这类诗句中起到审美中介和增辉增色的作用。

二是用单个数词表示虚指。

杜甫诗中数字表示虚指,除使用数字连用以外,有的直接用单个数词来表示,这样,用精确的数字来表示虚指,若实若虚,虚实结合,更能突出诗的意境,彰显诗的表达效果。

《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起到写作该诗时,正好过了两个三月,所以说是“连三月”。自安史叛乱以来,战火仍连续不断。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啊!“家书抵万金”,写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急切心情,很自然地使人共鸣,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其中数字“三”、“万”的使用,有实有虚,增强了诗句的表达效果。

安史之乱和地方藩镇之乱的惨状,《征夫》一诗中说得很清楚:“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诗中数字“十”、“千”高度概括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罪恶,战争对人民生命的剥夺,对百姓生活的侵害,以及战争所造成的残破景象,力透纸背。

杜甫诗中这种用单个数词表示虚指的情况非常多,这些数字引进诗句,赋予了诗一种朦胧的意境美。数字的模糊导致诗意表现上产生一种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感觉。诗中渗入模糊数字,使诗显得不同凡响,别开生面,使得诗的意象在这一群模糊数字中得到升华。

二、数字成为杜甫诗歌时空观念的重要支撑

杜甫诗中向来不乏大气磅礴之语,他善于从空间的纵深角度入手,展现其“俯仰八荒、吐纳千古”的气概,无论是天地山水、地域城郭,还是植物动物,在他的诗中都能起到延展空间的作用,使读者眼界随之开拓,而其诗

句中数字的使用,无疑是构成这种功能的重要因素。在杜甫诗中,能明显体现其宏大空间观念的带有数字的诗句是非常多的,如:《喜观即到》:“巫峡千山暗,终南万里春。”用数字“千”、“万”对比,构成阔大的空间境界,曲折地表达了杜甫思乡的心情。《醉为坠马》:“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句中数量词“八千尺”写出白帝城的高渺和若隐若现,表达了诗人开阔的视野。《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句中“万方”表现诗人沿途所见的满目疮痍的实情,从空间的广度表达了深沉的感受。《垂老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数词“万国”从空间的范围延展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家可归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伤春》:“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表现了伤时忧国的感情。

作者在诗中表现的空间观念,是与他一生流离生活和希望安居乐业的理想密切相联的,这一点,由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可见一斑。在诗句中用数字拓展空间观念,自然是与他希望结束漂泊生活的愿望相联系的,远离故土,流离失所,使作者感到孤独寂寞,产生寄人篱下之感,何时能回到故乡,不得而知,诗人倍感无助、忧虑,因而在诗中用“万里”这样表现遥远空间距离的诗句是非常多的。

和表现宏大的空间观念一样,杜甫诗的时间观念,用数字表现的也是非常多的,他从眼前事物生发感慨,追古述今,其笔下的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数字成了连接古今的重要桥梁。《写怀》其一:“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用数字“万古”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哀痛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民族悲剧。《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唐玄宗天宝年间,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发动频繁进攻。由于在战争中丧师巨万,朝廷乃大举征兵。一个刚到束发年龄的孩子就被征入伍,而且要到远离父母的北方去“防河”,这是何等可怜啊!人过四十,头发渐白,又刚从前线回来,理当休息了,不料又被派到前线去。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残酷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十五”、“四十”表面是实指,实际上是以实指虚,这样不仅显示了时空的跳跃,拉长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且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战争的绵绵无期,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痛苦。

杜甫诗中不单是分别展示时间、空间意识,而更多的是非常鲜明地把时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鲜明而多彩的时空组合来表达他包容古今万物的大胸怀、大气势,显示出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2]的特征。而抽象的数字是构成时空组合的重要因素。通过数字构成独特的时空组合,能把人们带入到那个独特的时空坐标体系中,让人们一同去了解那个时代,感受那段历史。时空的大量构筑增强了诗歌的历史真实感,成为杜甫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实性的时空组合构筑,增强了诗的主体感,历史真实感。

杜甫诗《登高》被诗评家胡应麟在《诗薮》^[3]中誉为古今七律之冠。全诗在谋篇、造句、炼字上,超凡奇特,真正体现出杜甫诗精雕细琢的特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由上文写景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两句写出身多疾病长期漂泊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生悲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是就空间方面说,即所谓“横说”;“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就时间方面说,即所谓“纵说”。两句承上启下,点出全诗主旨。在结构上,则层层递进,步步转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4]诗中两个数词“万里”、“百年”从时空角度把万里漂泊的游子思乡之意和百年多病的孤独悲苦之情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试想,游子远离故土,人到暮年,在萧瑟秋风中抱多病之躯孤独登台,遥望故乡,还有什么比此景更凄凉、比此情更悲苦呢?这里,诗人把内心郁积的沉郁悲苦尽情倾吐出来。由此可见两个数词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杜甫《登高》是古今七律第一,那么,对仗的数字是其夺魁的基石。

时空组合的大量构筑,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时空立体感,历史真实感,增强了诗句及整体结构的平衡性,凸显了情感的流动性,因而杜甫诗往往轻而易举地将人们带入其诗特定的时空中,使人们一起去经历大唐,感受民生,正因此,人们才誉其为诗史。

三、数字对杜甫诗歌沉郁风格的影响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有深沉的忧思,尽管蕴含着一种厚积的炽热的感情,但他的儒家传统思想深深地制约着他,使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使激愤热烈的情绪变得深沉、顿郁。这体现了他诗歌沉郁的风格。而诗句中数字的使用,对其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使其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更加得心应手,从而形成一种郁的数字美。

《哀江头》写曲江池岸萧条破败景况,追忆昔日繁华和君王曲江游幸盛事,抒发故都沦陷的沉痛之情,有黍离之悲。李唐都城长安被胡骑践踏,太庙为乱贼所焚。杜甫困于长安城,终日郁闷,远离君主,而故国之思与日俱增,偷偷到城郊曲江游走,看到曲江池物是人非,感伤万端,悲从中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一片萧条冷落景象,昔日繁华热闹的池苑已寂寞无主。千门:宫殿繁多。锁:寂寞无主。数字使诗的沉郁风格更加明显。

杜甫流寓秦州途中,写下《铁堂峡》:“生涯抵孤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未能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干、实现理想的环境和机会。而他认真的个性也使他难于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这就使他在诗中时时流露出这种悲哀来,诗中数字最能说明此种忧患心态。

《释闷》:“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长安,帝奔陕州,不久,杜甫写下这首排律,数字“十年”营造的危机感弥漫全诗。

《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数字“千家”、“百家”构成对比,鲜明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老百姓的遭遇动乱的悲惨情景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杜甫困守长安时期,曾陷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于是他从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感觉到唐代帝国表面繁荣下隐藏的重重危机。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开边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数字之中,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加重了诗歌的沉郁色彩。

运用语言艺术的精炼性。杜甫极擅长用洗炼的语言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一点,在律诗中尤其显著,但决不是说在古诗中他便草率。“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中很少有草率的可有可无的字句。杜诗中常常以不多的字句概括丰富的内容,《秋兴八首》其二“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三”字不是声音简单累加,而是一声之后又是一声声猿啼,体现了猿啼在时间上的连续伸展,把猿声长啸,凄厉深远而又哀声不绝的情景活脱脱呈现出来,诗人悲凉空寥的心境很自然地被人们感悟到。

《百忧集行》这首七言古诗作于上元二年,当时,杜甫栖居成都草堂,生活极其穷困,只有充当幕府,仰人鼻息,勉强度日。首句用数字,回忆年少之时,无忧无虑,体魄健全,精力充沛,真是朝气蓬勃。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当梨枣成熟之时,少年杜甫频频上树摘取,一日千回。所谓“千回”,只是夸张的语气,喻其多也。“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诗人从“十五”至“五十”其间沧桑都是读者可以想见的。为了表现百感交集的感慨,诗人以数字强化衬托悲状,强化悲的情怀。例如,诗中以“十五”比“五十”,就划分了自我的两个时代。以“八月”果熟,“一日”上树“千回”,来形容“十五”岁的少年的灵敏活跃,天真烂漫。用“四壁空”写“百忧集”,就充实了忧的内容。

在杜甫诗中,数字“一”出现得非常多,如果说表示极大的数字“百”、“千”、“万”等在杜甫诗中成为拓展他时空观念的重要支撑,那么,表示极小的数字“一”就是构成他诗歌沉郁风格的重要因素,从下面用例中可见一斑。

《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诗句中运用比喻,把自己比作天地间漂泊无定、无家可归的孤独的沙鸥,蕴含深沉浓郁的情怀。联系到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避居四川,后在南方数省迁徙辗转的经历,读者可以体会到诗人凄苦无奈的心境,而数字“一”更加突显了这种心境。

《空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用典型化的方法,寓意深远,表达一波三折。作者刻意使用数字“一”,使感情的表达深沉而又含蓄。

《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乾元二年秋,杜甫携家流寓秦州,时安史之乱未平,史思明叛军在黄河南北猖獗,西面吐蕃也不时侵扰,秦州地处边塞,形势非常紧张,干戈扰攘中,衰病中的诗人格外思念亲人,遂在凄清孤寂的秋夜,写下这凄楚动人的忆弟诗。首联极写凄凉沉寂的环境,写出了强烈的忆弟之情,戍鼓声犹在耳,接着传来孤雁哀鸣,在荒远边地,萧瑟秋夜,这孤雁的悲鸣声,听起来令人怆然涕下。

四、数字的修辞作用

修辞是一种语言艺术,修饰文字词句,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数字之于修辞有着重要作用,

它在要求形象、精炼的诗句中举足轻重,是其他词类的词所不可取代的。数字用得巧妙,诗句文章可平添许多韵味,化平淡为神奇,使作品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借助于数字进行夸张在诗歌中很常见,杜甫的数字入诗也具有夸张的作用,而且他的《古柏行》中的几句诗中的数字夸张曾引起过不少争议:“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是说老柏树的形象和高大。争议就在数字“四十围”和“二千尺”上。北宋沈括以科学家的严谨,精确地对这棵古柏的粗和长作了计算,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道:“武侯庙柏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乎?”沈括的确算得很科学,但他没考虑到诗歌中数字夸张的艺术性。杜甫另一首《潼关吏》诗有两句:“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城怎么会有万丈高呢,这里用夸张的数字,只是极言其高罢了。“四十围”、“二千尺”,也只是形容又高又大,这里的数字都是极尽夸张的。

我们读此诗时不会指责诗人数字失实,因为诗中数字的夸张是艺术的需要,它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但却符合艺术的真实。通过数字夸张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中的无穷韵味。别具神韵的意境美,用数字描绘形象,开拓意境,使得诗意盎然,妙趣横生。

诗歌是最需要渲染的文学体裁,数字的灵活使用自然成了承担这一要求的载体,数字可以突破现实生活的形似而创造出既出人意料又寓情理之中的神似境界,令人信服。近体诗格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对仗,杜甫数字入诗也体现了对仗的修辞特点,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仅28字,描写的景物却极有特色,尤其是诗人巧用数字入诗,“两”、“一”、“千”、“万”4个字,虚实结合,时空结合,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此二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之岁,匡时济世之才难为世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怎能不感慨万分!这二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抽象枯燥的数字,一经诗人匠心运筹,就会被感情所照亮,变得有血肉,有思想,有韵味,它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成为构成诗美的一个有机部分。总之,杜甫的数字入诗,其运用的妙处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数字的本身含义,还是从数字的外观排列,无论是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一些特殊数字的审美,往往都能收到独到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杜甫成就“诗史”的美誉添上重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 [3]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4]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On Numbers Used in Du Fu's Poems

Zhao Pingf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Numbers which appears in Du Fu's poems are not only his construction materials, but also the support of his writing of reality. Du Fu puts numbers in his poems, which reflects his profoundness and forcefulness style, has unique rhetorical style, and reflects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reality.

Key words: Du Fu; numbers used in poems; time and space combination; profoundness and forcefulness style